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北魏〕崔鴻撰
〔清〕湯球輯補
羅華 點校
聶激 新點校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下

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下

〔北魏〕崔鴻撰
〔清〕湯球輯補
羅激萌
華喆新點校

中華書局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七

前涼錄一

(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一)。軌少明敏，好學明經^(二)，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三)字士安。友善^(四)，隱於宜陽女几山^(五)。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六)，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七)，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拜太子二字一作「宮守」。舍人^(八)。與京兆杜預善，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九)，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一〇)。軌以晉室多難^(一一)，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一二)。筮之，遇泰之觀，軌乃投筮喜曰：「霸者之兆也！」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

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三〕}，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

宋配一作「醜」。字仲業^{〔四〕}，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

體有鱗甲。仕至當作「時爲」。西平太守。依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補。

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

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

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五〕}，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

永興二年^{〔六〕}，惠帝遣加一作「拜」。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七〕}，邑千戶。

光熙元年，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八〕}。是歲，大城姑臧^{〔九〕}。

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正月(310)，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311)。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瑁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氾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312)依御覽七百三十引補。

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二年(312)，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鷗鴟，寇賊消，鷗鴟若翩翩怖殺人。」帝嘉其

忠，進西平郡公，不受。

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三四〕}。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七字一作「石有金馬」四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一作「四」。方安萬年。」^{〔三五〕}此節亦見御覽五十，引作「晉元嘉元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五年^{〔三六〕}，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伐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三七〕}，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

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琬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一作「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孤亞前諭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三八，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之，戰於黃坂。寔詭道出浩驪，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二九。

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

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畿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大將軍^{〔三〇〕}、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都。及劉曜攻陷長安，二字當作「京都」。遷晉帝於平陽^{〔三一〕}，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是年，枹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大樹，經夜還立^{〔三二〕}。此節依御覽九引補。

六年^{〔三三〕}，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

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

金城太守胡勛叛，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勛果請降，軌宥之。此節依御覽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引補。

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興據險斷使^(三四)，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回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三五)，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

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

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根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進平之。

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

平郡公，進位司空。固讓不受。〔三六〕

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菻力禁切。作，奇狀並人高，二枚。〔三七〕此節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補。

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

二年〔三八〕，帝遣大鴻臚辛攀進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三九〕，一作「爽」，一作「爽」。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間爲之語曰：

「五一〔四〇〕作「二」。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四一〕在〔四二〕京師。北地程曉，鑲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驛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四三〕此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及四百九十五、八百四引補。軌又固辭。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四四〕

在州十三年。五月〔四五〕，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

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二字亦見通鑑考異，帝紀作「壬辰」。薨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三字亦見通鑑考異。冊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四二）

校勘記

〔一〕前涼張氏事晉書不入載記而立張軌傳，湯球前涼錄即本此傳，而注中通謂之「載記」。今校勘記內仍稱「本傳」。

〔二〕祖烈至辛氏「祖烈魏外黃令」、「母隴西辛氏」，並見偏霸部，本傳無。

〔三〕少明敏好學明經 本傳作「少明敏好學」，偏霸部作「少好學明經」。

〔四〕與同郡皇甫謐友善「皇甫謐」，本傳同，偏霸部作「皇甫士安」。

〔五〕隱於官陽女几山「女几山」，原作「女儿山」，據本傳改。屠本卷七〇亦作「女几山」。

〔六〕與軌論經義「軌」，原作「親」，據本傳、屠本卷七〇改。

〔七〕美爲之談 原作「爲之美談」，據本傳、屠本卷七〇改。

〔八〕太子舍人 本傳同，偏霸部作「官守舍人」。

〔九〕與京兆杜預至中庶子 偏霸部無「善」字，本傳無此節。

〔一〇〕征西將軍司馬 纂錄同，偏霸部作「征西軍司馬」，本傳作「征西軍司」。

〔一一〕晉室多難 「晉室」，偏霸部同，本傳作「時方」。

〔一二〕追寶融故事 見偏霸部，本傳無。

〔一三〕課農桑拔賢才 見偏霸部，本傳無。

〔一四〕宋配字仲業 「宋配」，御覽卷三七八引同，屠本卷七五宋配傳題下校「或作『宋醜』」。

〔一五〕赴尸號哭 「尸」，原作「戶」，據本傳改。

〔一六〕永興二年 見偏霸部，本傳無。

〔一七〕安樂鄉侯 本傳同，偏霸部作「樂安鄉侯」。

〔一八〕光熙元年至奉表京師 偏霸部無「光熙元年」，本傳無此節。

〔一九〕是歲大城姑臧 「是歲」，偏霸部同，本傳作「於是」。「大城」，原作「大破」，據本傳、偏霸部改。

〔二〇〕永嘉元年正月 本傳作「永嘉初」，屠本卷七〇作「永嘉元年春正月」。按，韓稚殺張輔，晉書卷四惠帝紀在永興二年，永嘉初當指韓稚降張軌之時。

〔二一〕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見屠本卷七五汜瑗傳，本傳無。

〔二二〕汜瑗字伯玉至無後 「汜瑗」，屠本卷七五汜瑗傳同，御覽卷七三〇引作「況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見屠本汜瑗傳，御覽卷七三〇引無。「宋配」，屠本汜瑗傳同，御覽卷七三〇引作「宗

配」。「二千石俸」，屠本汜瑗傳作「二千石」，御覽卷七三〇引作「二千石封」。

〔三三〕二年 本傳作「俄而」。

〔三四〕永嘉四年十一月至身長十餘丈 見偏霸部，本傳無。

〔三五〕張掖臨松山至安萬年 此節本傳作：「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御覽卷五〇引作：「晉元嘉元年，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掖」漸滅，「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天下四方安萬年。」」按晉諸帝年號無元嘉，「元」蓋「永」之誤。

〔三六〕五年 見偏霸部，本傳無。

〔三七〕遷梁州刺史「梁州」，原作「涼州」。按本傳宋本作「梁州」，據下文言「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作「梁州」是，今改。

〔三八〕輪誠歸官「輪」，原作「輔」，據本傳改。

〔三九〕斬祛及牙門田囂 本傳「斬祛」上有「軌」字。

〔四〇〕車騎大將軍 偏霸部同，本傳作「車騎將軍」。

〔三一〕及劉曜至平陽 偏霸部「及」作「而」，餘同。本傳作「及京都陷」。

〔三二〕是年至經夜還立 本傳無，御覽卷九引「是年」作「永嘉五年」，「張掖」下有「郡」字。

〔三〕 六年 本傳無。

〔四〕 東羌校尉貫興「貫興」，屠本卷七〇同，本傳作「貫與」。

〔五〕 與苞戰狹西「狹西」，原作「陝西」，據本傳、屠本卷七〇改。

〔六〕 建興元年至固讓不受 偏霸部無「進位司空」，餘同。本傳作：「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

〔七〕 西胡致金胡餅至二枚 見御覽卷七五八引，本傳無。「枚」，御覽卷七五八引作「杖」。

〔八〕 二年 見偏霸部，本傳無。

〔九〕 辛攀字懷遠至大奇異之 見屠本卷七五辛攀傳、御覽卷三八四、四九五、八〇四引，本傳無。

「鏹」，屠本同，御覽卷三八四引作「爽」，卷四九五引作「爽」。「五」，御覽卷四九五引同，屠本、

御覽卷八〇四引作「三」。

〔四〇〕 以軌年老至副涼州刺史 見偏霸部，本傳無。

〔四一〕 五月 見偏霸部，本傳無。

〔四二〕 己丑至廟號太宗 見偏霸部，本傳但云：「卒年六十，曰武公。」通鑑卷八九建興二年考異曰：

「帝紀作『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涼錄鈔又曰『葬建陵』，蓋張祚僭號後，追尊其墓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八

前涼錄二

張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一〕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二〕永嘉初元年〔三〕，「元」字恐誤。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

二年，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建興元年，長史張璽、汜裒等表寔嗣位。〔四〕

汜裒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裒。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裒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裒遷居延令。〔五〕仕寔爲左長史。〔六〕依御覽四百二十八引補。

十月，愍帝遣使^(七)，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乙亥。張寔元年^(八) 建興三年。

蘭池長趙爽一作「嬰」。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

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寮上賀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九)。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二。

丙子。二年 建興四年。

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

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

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十一月⁽¹⁰⁾，帝將降於劉曜，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爲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侍中、司空、涼州牧，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侍郎史淑⁽¹¹⁾、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丁丑。三年⁽¹²⁾，元建武元年，寔猶稱建興五年。

史淑等至姑臧⁽¹³⁾，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

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